

鶴泉文鈔續選

鶴泉文鈔續選卷四

太平戚學標鶴泉著

安肅張 灼柳洲訂

張戴合譜序

凡譜之修。以尊祖而合族。故於其自出之祖。源流必審。而一祖所分爲本支。爲別派。必皆有昭穆倫次可考。蓋雖或一姓。而非其本宗。則不可以強合。未有聯二姓爲一譜者。如吾鄉張戴之合譜。吾惑焉。訊其故。則先有張某者。與戴某俱四明人。同里閭。意氣相得。戴年長張叔。呼之出入。貿易彼此必偕。來太邑。賃宅而居。久之。戴老無子。而張子二。

因以其長者爲戴孫。於是兩人如一家。兩家者又皆有子。其後張子與戴所後者各生二子。支以日繁。張子謂戴吾之所出。不可以不親也。戴子亦謂吾本張出。而後戴不敢於張有外也。此譜之所以合論者。謂合譜非制。戴之子宜復姓張。而於家廟旁別立所後戴姓主。奉其祀。使香火不絕。則於禮於義兩盡。何久冒他姓爲。然余又有說焉。今之所謂姓非姓也。氏也。姓不可有二氏。則不妨有二嫡之後。別爲胡爲陳爲田。姜之後。別爲任爲呂爲申。姬之後。別爲展爲臧爲季。孟叔孫。至於後世。或因難而改。因諱而改。尤不可以究詰。但使爲子孫者知若者吾同祖。若者非吾同。

祖○派○別○而○本○宗○所○自○出○源○流○昭○然○昭○穆○倫○次○不○失○則○氏○此○
與○氏○彼○異○同○可○無○論○也○張○戴○皆○氏○而○已○必○令○戴○之○仍○爲○張○
則○於○戴○爲○忘○本○并○失○其○先○人○與○戴○親○好○之○意○必○分○爲○二○譜○
則○於○一○源○所○衍○後○或○夷○爲○路○人○而○失○親○親○之○誼○然○則○此○譜○
雖○翔○舉○而○於○其○分○也○以○明○義○戴○不○必○復○爲○張○也○於○其○合○也○
以○明○恩○張○不○忍○岐○夫○戴○也○君○子○於○是○乎○有○取○焉○
立○論○明○通○漢○儒○引○經○斷○事○正○復○如○是○
許周生

長山李氏重修譜序

長山李氏譜新經修。其族之賢者維三君。病其誣也。重修之。蓋刪汰者過半焉。君之言曰。家之有譜。猶國有史。史而誣。非信史。譜而誣。豈信譜乎。吾宗譜散於兵燹之後。完本不可得見。康熙間先祖繡屏公與族望清苑先生考定世次。分別行列。俾尊卑遠近。倫以不失。以譜所重。莫大於此。故加用心焉。若行實舊有者。錄之。續增者。必事蹟可傳。後人所共信。顧敘述不過數語。未嘗有所虛美也。先祖嘗慨訓導公學纂文譜。備載先世詩文及諸名公與先世酬贈之作。爲一家文獻。今可取而讀者。寥寥餘皆風雨凋殘字。

迹漫漶存之則不成篇不足以示後以意刪潤慮乖本旨
加前人手筆有非後人所能擬效者徒令瑕瑜雜出眞實
相淆亦復何取故寧抱闕如之憾不復著錄誠慎之重之
乃繼此爲譜者不然矣苟悅生人之目不顧死者之安碑
傳志銘贊誦之詞累牘不已又率以已作妄嫁前人一切
詩歌並非原本如都御史公匡勲名行業彪炳史冊學問
當不在古賢下今譜載題咏全類鄉里小兒聲口餘類此
甚多每念先世崇科顯宦接迹不絕不幸遭明末兵火文
獻零落致妄人從而作僞如是可爲流涕太息是譜之修
一遵先祖及清苑先生遺法世次行列爲重行實稍錄其

可信。藝文視可存則存。其萬不可存者。竟削去。蓋去僞而全真。期不失爲信譜而已。余聞君言而善之。人不難於誣其祖。而君不敢誣。或任人之誣其祖。而莫辨。而君能辨。凡所刪汰。皆無實之詞。假冒不堪之作。若其真。且是者。固未嘗不在也。披沙而揀金沙。盡而金始顯。蓋李氏於是乎。乃有信譜。殆其先人默有以啟之。非獨子孫之賢也。家譜與國史一理。君能以其不誣者用之。於家。令其秉筆石渠。與修國史。其於是非曲直。豈尚有不可信者哉。故樂爲之敘。

可爲凡修譜牒者之法

戴金溪

柏山王氏族譜序

柏山王氏爲黃巖名族。自宋南渡。至明化治間。簪纓累葉。其後族屬益繁。居不一處。竝祖柏山。余外舅艾山公。亦柏山派也。祖父居邑橫街已數世。外舅嘗念一本之戚。無所繫。則聞問不及。將夷爲途人。所以收族者。莫要於譜。而其事非積時月之久不就。且非族之人共爲。則親疎遠近。無所考。因先從本支應和公下。取老長房一派。次爲小家譜。方作譜時。外舅已病。就枕上授余書之。嘗言吾志修全譜。而天靳吾年。無如何也。今距外舅歿二十年矣。內兄若漢書來云。近與族人共修譜。譜幸成。君王氏戚知我王氏事。

丐一言爲序。余躍然喜曰：此固我外舅志也。王氏爲有人矣。柏山之譜，經少司寇東瀛公手修。司寇學問淹洽，觀所著黔中圖志及刪補赤城新舊志，爲會通記事，事考核，具有體裁，知其於譜甚詳，而無有牽引他族如李揆之附義甫者。無迷失世次如白居易之稱白乙丙爲白公子建子者。後之人踵而爲之，無謬而又有我外舅新作家譜之成法。條條井井，可推而爲準。由旁支而溯本支，由小宗而追大宗，百十里之遠，如一堂也；千百年之久，如一日也。於是乎尊祖，於是乎敬宗，於是乎合族，人各動乎孝弟之心，有一本之戚，而夷爲途人者，決其無是也。余嘉內兄能成外

舅之志而又喜王氏人人能以余外舅之志爲志故譜卒就王氏入國朝久缺科某年內弟若浩登賢書自是人各自奮必有鵲起而繼司寇公之後爲聞人巨公者讀司寇公三槐堂銘祖法之深垂慶之遠後人其敬承之哉

淳實樸茂氣息全似曾南豐

陳善注

恭序洋匪投誠圖

代廣方伯

國家德化覃敷。海宇寧謐。百姓蒙休者。將二百年於茲。頃年閩省。乃有洋匪之不靖。蓋堯舜之世。不無苗民之梗。化而海洋波濤不測之地。宵小藉以潛踪。自古有之。歷觀前史。如漢陽朔間。曾旌晉隆安間。孫泰。以及明季。劉香。鄭芝龍之徒。滋擾大半在閩疆。其撲滅或需數十年之久。未有如我

朝兵威一臨。立即誅殄。餘黨盡數悔罪投誠。蓋螳臂不足當車碾而

皇上中孚之信格。及豚魚使一時。龍蛇盡化。赤子猶干羽。

舞而苗頑自格也。方蔡逆之滋事也。聚艘至千餘。其勢飄
歟。不常於大洋。覘風色入犯。北風多則犯。廣東風多則犯。
閩又數窺臺灣。若一時難驟滅。然提臣王得祿舟師一出。
如太山之壓卵。雖復勉力支鬪。賊艘旋即犁沉。蔡逆與羣
賊無數俱落海死。而別賊朱潰先此炮斃於粵之惠州。朱
渥者潰弟也。聞潰死。膽落有歸命。

朝廷意潰妻亦謂渥若亟降聞

天子仁德。萬一得生全。不則我與若一家不知死所。渥知
罪重。意猶與姑逃死海上。視官兵去。潛出行剽。至則仍遁
去。卒以勢不敵。不免於誅。遇臺灣道清華泣陳情款。懇轉

達制府上

奏時

國威已振。鎮兵雲集。器械銳利。士百其勇。滅此小醜。曾不需時。顧念

皇上如天好生。神武不殺。素以前代誅降爲諸臣戒。又睹其惴惴畏罪。搖尾乞憐狀。以爲此皆愚民。誤自作孽。干天誅。然尚知悔悟。與始終怙惡者有間。不寬一線。恐絕其自新之路。餘黨或因而遠遁。復出滋事。煩

國家兵力捕討。非所以爲綏靖地方計。遣知府朱桓。通判查廷華。往看屬實。俾先繳火具。并送眷屬登岸。一面具

奏一面收降。朱渥一船先抵五虎門。率從賊數十人。悉自縛詣軍門叩頭請死。署總督臣張師誠親點收釋其縛。委員管押候。

旨餘船四十餘泊金牌桃林外。每船賊目二三人。從賊百計。悉委兵仗分遣。未知府查通判往受。藩臣景敏駐南門外教場。散給廩食。其在南臺照料。并收炮器械。則前福建按察使臣廣玉也。計收三千斤大炮八門。二千一百餘斤。至數百斤銅鐵炮八百餘件。共賊二千三百餘人。以十之二散諸營入伍。餘著親屬保領。安插歸農。咸相慶得生而去。自是洋面無一賊。嘉慶十五年九月初五日事也。史載。

受降。有再三遣人往說者。有密遣人間。因致其降者。有重誘之以爵祿者。其來也。有畫三十里給之。爲屋三萬間。居之者。或更張旗幟。盛兵衛。以示威。甚或誘其至。出不意而盡誅之。今朱渥等。皆投順出於本心。曾不費一詞。不需一計。而肉袒之日。亦不過待之以不死。

國初

世祖章皇帝受鄭克塽降以後。海疆久安。瀕海之氓。高枕無復有警。其成效也。彼皆含生負氣之倫。叛而威之。服而舍之。可化惡而卒爲良。何必盡爲鯨鯢之戮哉。自蔡逆之橫。至朱渥之服。臣廣玉司閩臬。從制府參軍謀。飭臺站防。

出入奸宄及辦理降人分別安置夙夜殫心鬚鬢爲白勞
勩誠有所不敢辭惟憶前此逆氛方熾風鶴皆驚一旦誅
者誅降者降河海清晏依然人享

昇平之樂皆由我

皇上威德兼至故不動聲色而賊平之速如此爲史冊所
稀見會奉

命爲浙江藩司因以身歷而目擊者繪爲洋匪投誠圖而
謹敘之恨臣才拙紀述

聖績文不及班固銘燕山韓愈作平淮西碑萬一爾

國威 皇仁極力透寫大筆當推爲燕許 柳洲

翼文會序

夫羽毛豐滿者。可以高飛。士人積學而能文。此腹背已具矣。卒不能搏扶搖而上者。非翼之無。無翼翼者也。魚之游也。水資之。鳥之翔也。風舉之。士雖積學能文。而貧不能以自致。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欲行而有不食之患。翼安得不垂乎。黃巖居浙東。士之具六翮者多矣。徒以去省六七百里。道路艱阻。限於貲。取應者少。故常坐視他郡之士之鵬奮九萬。而此求爲枋榆之挾起。不可得。張衡傳云。垂翅而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銛諸調之之法。傳之翼而已。此予戚澄園王君有翼文會之舉。有力

者各出貲。預貯生息。行之數年。貲日益饒。用資士之取應者。其爲積也厚矣。如是而士乃得以培風負青天而莫之夭闕。夫誰甘爲六月息者。吾見黃之士振翼而起者。人若垂天之雲也。

就翼字生情妙緒觸處紛來

朱春泉

松岡別徐君博也并贈勞君德純詩序

兄。弟。天。合。朋。友。人。合。然。人。也。而。有。天。焉。天。生。我。於。台。生。子。於。杭。生。勞。君。於。衢。台。東。而。杭。西。衢。又。西。之。西。各。相。距。千。百。里。之。外。不。相。知。也。不。相。聞。也。三。人。者。天。固。使。離。之。而。我。自。台。來。勞。君。自。衢。至。忽。皆。與。子。遇。於。杭。以。聚。於。萬。松。之。岡。當。是。時。願。交。者。衆。矣。獨。三。人。之。相。視。莫。逆。相。親。如。手。足。詩。酒。談。燕。至。無。一。處。不。偕。無。一。日。不。面。意。彼。此。相。見。以。天。非。同。於。泛。泛。之。交。乎。而。天。又。假。之。緣。焉。然。吾。憾。造。物。者。既。合。之。又。不。能。使。不。離。今。日。一。堂。明。日。千。里。東。者。自。東。西。者。自。西。雲。山。曠。邈。望。遠。茫。茫。登。斯。岡。也。豈。堪。回。首。哉。嗟。乎。事。莫。不。

有數況於朋友其始之離而合其繼之合而離并其後之
或離或合皆我三人之所莫能自必一歸諸造物者而已
將以某日歸辱子於岡上置酒贈行而勞君亦不久於杭
因各賦詩且約爲兄弟毋徒以離合之迹悵望於各天也
此余在杭少作隔五十年徐友亡久矣其子壽如藏墨
如新因錄存以志交情不計文之工拙也

自記

紀年錄自敘

代

古人年譜如吳仁傑譜靖節少陵呂大防譜昌黎文安禮譜柳州皆以後人隔代蒐討舉其行事年經而月緯之不能無悞至如范文正公譜編於裔孫之柔黃豫章譜出其孫螢手宜可據而亦中有牴牾舛錯事過則忘卽其所身爲後日追記或止存其彷彿而欲責後來譜錄之一無失此必不得之數矣諺曰婦死腹悲惟身知之又曰痛定思痛事固有非他人所知者平日辛苦所經亦惟此心時時記憶某自度爲人無一善狀今乃自少至老隨年紀之非敢云譜蓋有昔人不忘在莒之意兼令子孫一知我艱

苦也。某先祖父叔暨兄弟竝積學致身科甲。仕宦有聞於時。獨某愚鹵。無讀書資。尊長仕外家。間乏人理料。益不暇於學。且南之吳。西至晉。北抵京。比年奔走勞勩而無所成。中年以後。始用膳錄館優敘。得一官。入豫之初。卽撥派河工。經歷風濤險汎。瀕危者累矣。幸天佑獲全。上官垂眷。前後檄權州縣十餘處。無一日省垣閒住。自陞補睢州。丁內艱。服闋再出。會教匪滋事。切近豫省。軍務旁午。奉調於邊境。就江岸堵禦風草。驚心曉夕。不臥蟣蝨。徧體中間冒白刃。履危鋒。出九死一生者不止一處。同事之人皆膺懋賞。或後來亦換翎頂。而某自嘉慶元年防江。七年撤防。短衣。

匹馬卒卒無須與之間止晉同知銜念蒙國恩當出死
力免戾爲幸加又陞銜於心已足況官之大小升遷中有
命在旣回裕州任惟思勤司民社勉盡厥職而已乃天厄
我期年之間骨肉淪喪多人在署日聞哭聲寸衷菀結幾
不知生人之樂雖例銓知府實何心榮名乎庚午忽有守
溫之命實出非望顧念先府君累任廣平銅仁府七叔
擢守泉州今不才亦叨是職傳言石奮家官二千石者五
人號萬石君某家雖不滿萬已逾其半矣皆荷國厚恩
先人遺蔭不然何以臻此計惟盡犬馬之力稍報萬一使
隴西家聲不自陵墜以爲世羞而如其髮已種種何生平

大畧此皆其實我子孫識之他日求人志墓勿以不根之
浮詞虛譽加我也。

氣息之古逼真漢人

顧廣石

浦江戴履齋夫婦雙壽序

一鄉一邑間必有一二高年七八十者是無難難乎其
神明始終強固事力充裕子弟讀書出仕畢生怡怡絕不
知世憂患事此則有其壽兼有其福望若神仙矣然人之
得天厚而處遇順者亦是處有之難矣而未甚難也散木
輪囷擁腫不材而老其天年此於世無用也傳曰庸庸多
厚福徒壽而有福可以誇流俗而不足以動君子之敬今
如履齋戴先生者則誠世所難得可敬之甚也先生今年
七十配趙安人同歲有其壽矣家五洩之下嗜遊山水每
出三四十里噴人扶燈下尚作蠅頭字家中田廬相望常

應人之求。已無求於人。兩弟鑑溪爲校官。東珊入翰林。長君春塘由庶常。見官戶部郎。次君聘知龍門縣。一門科名仕宦。所居馬劒鄉。號鳴珂里。夫婦受五品封。諸孫在家奉甘旨。宦所歲時迭致珍養。其爲福又備矣。先生方爲善。惟日不足。率族建祠。定祭儀。法鄭氏家規。教子弟。購桐鄉金氏藏書。築萬卷樓。刻先世遺集。又刻天台齊息園先生水道提綱。暨詩文集。自著道學源流。朱子年譜。辨邑志譌舛。爲鄉里排紛難。數贍貧。而身與安人自刻苦。布衣茹素。兩弟及子在官。著清節。有賢聲。猶時時手書勸勉之。戴氏自九靈山人後。先生以名德繼在家。謹愿有法度。如石奮居。

鄉爲人嚴憚如王烈不出戶庭而天下想望如陳實荀淑
有壽有福而德又至計七十年中行善如一日古人云爲
善最樂先生之樂不在壽與福也善人天所佑先生之壽
與福更未可以量也余所以爲難而深敬也憶三十年前
與先生二弟同學萬松嶺獲晤先生僅長余二歲俱在盛
年而余家貧宦拙諸子童騃一事無成齒已先蒲柳而衰
望先生如謾謾喬松獨秀天表壽與福旣不及德更遜之
遠甚長君丐一言爲堂上侑觴余固不勝其慚已
亦是人人所有之意寫來異樣生動其妙全在乎筆
槎

盧秋

蔣醒軒先生八十壽序

癸卯春正月十九日。臨海醒軒蔣先生誕辰。家人方衣冠拜堂下。舉卮爲壽。先生則命嗣君設故配侯孺人位而詔之曰。若母與余。今年同歲八十。曩固有偕老之願矣。不幸若母亡。余存。每念生平無恒產一粥一衣。與若母經營。又不得志於科目。以幕遊歷閩越燕齊秦趙等省。凡十一處。垂數十年。中間旋歸旋出。若母子然獨居一切仰事俯育。皆資其身。日夜勞勩而靡有怨言。若母之事余者。苦今其骨朽矣。懷風寒雨。念之不置。卽若母魂魄亦知余眷眷泉下人也。與若母隔存歿命也。今日獨怡樂。置若母於不問。

余不忍也。於是嗣君從先生命。設兩七。進兩卮。爲虛位。先生側。先生歡然。若與侯孺人竝坐而受之。見者以爲創先生曰。夫人之情。生存則敬之愛之。而崇奉之。旣逝則始或念之久。遂忘之。余非不知陰陽不同。席吉凶不同。日顧爲此者。欲令兒輩知吾平生內外同艱苦。雖皤然白髮琴絃久絕。而牛衣感嘆之情。宛然在目。況母子天性鞠育恩勤。其能不惻然動。烏烏之思乎。蓋生死迹也。事存事亡。其理一也。古無所謂陰壽者。今世盛行之。蓋不獲及親之存。一致椒馨。寧考之祝。不得已爲此舉。仁人君子固亦哀其心。夫旣有陰壽。卽可以有陰陽雙壽。事雖創揆之於義。在所

不。禁。而。得。藉。是。以。伸。吾。生。平。係。戀。之。情。致。若。等。存。亡。一。事。
之。敬。又。何。憚。而。不。爲。乎。次。君。湘。書。來。求。余。言。余。以。先。生。此。
舉。誠。過。於。禮。者。之。爲。然。意。良。美。可。以。訓。厚。可。以。教。孝。可。以。
使。人。知。幽。明。一。理。而。弗。歧。視。故。敬。卽。先。生。言。而。述。爲。文。若。
先。生。之。負。奇。畧。佐。名。公。卿。及。賢。守。令。致。治。理。居。鄉。排。紛。難。
爲。人。人。稱。述。者。所。不。待。言。而。岡。陵。之。詞。抑。又。先。生。深。以。爲。
俗。者。聞。侯。孺。人。居。杭。時。先。生。他。出。其。友。臨。試。病。垂。危。孺。人。
百。計。救。療。之。釵。珥。盡。鬻。諸。凡。事。無。不。體。先。生。意。宜。先。生。至。
老。念。之。云。

寫得至情至理不覺其事之新而舉之矧

許健山

李松圃七十壽序

松圃李先生家黃巖之石曲。距余舍十里許。小舟北上。可一日數至。以故余自少卽知有先生。洎余館路橋。先生遣令嗣孟鈞從受業。則又兩家有孔李之誼。自風俗之偷也。鄉里交遊。日趨儇薄。無復古處。獨先生生平信實。居閭閻之中。有士君子之行。晨起農桑。自課暇。則手一卷。披覽不輟。門未嘗有雜賓也。余嘗詣先生。見其門修潔。上下有禮。諦聽左右。皆書聲。心敬之。以爲漢萬石家風。不過如是。孟鈞故秉先生教。又勤於學。於經史及諸儒先書。一一通曉。如肉貫弗從。余遊未久。卽蔚然爲經師門徒之盛。雖余居

鄉時無以過之。乃今聞孟鈞之子端。又學問博洽。如其父。遇試。父子並前列。遠近交延。請爲都講。一門之內。世有名德。譬之於古。先生爲太邱。孟鈞父子則紀羣也。先生以明年正月七旬誕辰。其配阮安人亦齊眉白首。孟鈞將率弟若子。製錦障。舉觴爲壽。而以書來丐余序。余謂古人美人之壽。必先美多男子。然多男子。容有之。其男子而賢不恆有。至於既有賢子。兼有賢孫。則在古亦不多見。非其教之有素。而又德之實足。昌後爲天之所眷。烏能得此哉。余今年花甲將週矣。有子三齡。就今天假之年。有壽如先生及見。是子成立而已。老不能教。復其資地。高下不可知。韋平

之業不能保其必傳。視先生親見賢子孫之成。旣以自感。益不能不心豔之矣。先生雅不欲諛詞。而世講之誼。亦務從其實。故但道所以重先生。而慕先生者。爲先生侑一觴。他日得旋鄉里。當更買舟率兒輩登堂介壽。令太史奏百里間有賢人之聚也已。

此種文全以情勝

朱根石

元太翁啟旦八十壽序

元太翁啟旦之舉壽觴也。先日其嗣君渠成來澤庫。言曰。今稱壽多浮詞。夫親有美而不揚。非孝揚之過。而非實則。是誣其親。老父今年八十矣。凡某所以食用粗足。得衣冠。在士列者。微老父無以致此。思少盡其意。以今八月誕辰。爲老父稱觴。冀得一言爲親榮。雖然。願先生之道其實也。叩其意。則曰。老父平生習勞苦。卒卒無須臾間。每謂早起。作事抵人日半。子弟俱使有職業。某見其勤也。量家出入。布衣疏食。上下同之。不以稍有餘而改。某見其儉也。然當鄰族請急。里中有事。慨然應之。若不復知財之難者。所謂。

積而能施。又庶幾焉。自餘言老父者。非實也。余曰。余知所以壽尊父矣。傳曰。民生在勤。人手足胼胝。則身脆弱。氣血因鬱而不行。病斯生焉。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數動故也。尊父之勤也。茲其所以壽也。儉美德也。縱欲敗度。君子譏之。人福過則災生。蟬螭楚楚。其於在世也。幾何。尊父之儉也。又其所以壽也。且夫以財爲命者。雖甚苦。百求而不應。甚義。百勸而心不動。故身爲怨府。而神弗之福。積善餘慶。況於其身。尊父之喜施若此。壽其有旣乎。昔史公傳萬石。建陵張叔。諸人皆謂無他異能。然一再稱長者。又以爲篤行君子。如尊父。生平爲人固亦萬石。建陵張叔之倫。可以

教家可以善俗而又有可永年之理所以稱壽者莫加於此矣又奚以浮詞虛美爲太翁聞之以余爲知言命渠成卽以所言書之障

極陳極新至理兼以筆妙

魏春松

喻翁正邦六十壽序

余稽周官。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府史之屬。微甚。而序官及之。宰夫特辨其職。蓋時所用。必皆通道理。習事務。有裨治道。其職吏屬其人。皆士廩祿優之。能者良者。書而告之。非若後世僅事刀筆筐篋也。秦漢之際。蕭曹竝起。掾吏致位宰相。漢末賢能之士。或爲州從事。或爲郡縣掾。及考古碑陰。稱吏某人。故吏某人。不一而足。其間類有聲名聞望。後躋顯秩者。蓋懷才一時。未遇鬱鬱無所試。因委曲棲身末職。自附庶人在官之列。且所典百姓賦稅。刑獄。其於得失利害。雖權不由已。盡心其間。亦得上贊其

長而有濟於時。故賢者恒樂居之。吾浙由撫藩書吏子孫
通顯者不下數十家。并有身為貴仕子弟。仍在司幹辦者。
未嘗以此爲嫌。正邦喻翁負經世才。旣絀科目。遂供職南
司。爲人明白。諳典故。於上官酬荅如流。累見器重。分司太
邑事。凡有司蒞太者。動必以咨。遇有事。悉力周旋。三四十
年間。邑蒙翁左右者屢矣。皆呼爲喻翁。不斥其名。以翁之
才。使偃蹇吏屬。不能如古人身有所建。白誠不幸。而通道
理。習事務。有裨於治道。利濟在人。上官重之。吾太之人。又
賴之。生平設施亦已見矣。歲之十一月某日。翁六十誕辰。
太之知翁者。將製障爲祝。而請余文。余敬翁爲士類。而不

敢以吏屬輕之。是以言。

此文議論有關係。雖壽敘可存。戴金溪

秋巖黃太翁暨德配張孺人雙壽序

維陽月之廿三日。爲秋巖黃太翁岳降之辰。德配張孺人。亦是歲設悅齊眉七十其少也。若秦嘉徐淑之相愛其老也。猶伯鸞德曜之如賓其童顏黑髮抱德暘和則疑葛仙鮑姑之尚在人間焉。某等屬緯堂令嗣同官。每見文度抱置膝間。親謁德公。得拜牀下。際此白晝綺筵。後堂絲竹。可無一言以致祝耶。太翁著望虎林。胎源江夏。因七姓之從王。由三山而徙宅。高門旣建。華組相承。東發卿才。聲蜚於前代。文禧相業。光炳於本朝。其門第也。若夫天才伉爽。淵學宏深。洞達三微。博綜七錄。伯思撰述。成東觀之書。山

谷詩裁。啟西江之派。下筆稱奇。聞風爭服。而推其名。德彥承本元直之流。叔度致林宗之拜。尤里黨尊爲閭丈人。而海內推以隱君子者也。乃太孺人者。甫及笄之年。已嫻四德。來鳴珂之里。厚贈七馱。顧鉛華不御。蘋藻惟勤。叱狗無聲。鳴雞應節。徐吾多資。以共織。宋國永杜於爭桑。陳仲弓之內行。聿修郝夫人之家風。尤肅中饋。實賢斯外。聞加美矣。先緯堂學優試仕。孝移作忠。麾軍中之赤羽。方備戎行。望嶺外之白雲。未遑色養。太翁與孺人。則養重林園。甘情邱壑。或結社於六橋花柳之間。時飯僧於二竺人天之境。安居無恙。鴻使常通。官祿猶虛。魚官何寄。迨三年磨楯。監

軍上許歷之功一命綰綸露版授于公之職累膺劇縣遠
播循聲上官不以公禮格范滂同寮均將遠到期王掾吏
其仙也樂哉親乎於是子舍歡迎天倫慶洽溯浙河而上
風颿穩過蒲輪作梁苑之遊官舍恬如家衙門庭多客時
時羔雁之來甘旨飭廚日日雞豚之奉而其所善體親心
者尤在楚獄無冤鄭書不濫期全一命積丙吉之陰功多
活數人恥延年爲屠伯故能朱墨加愼清白代傳無公庭
笙楚之聲遂晚景桑榆之愛問年儕乎絳縣行樂媿於香
山可不謂孝於所生益增其壽者歟夫大德必享其年而
君子務稱其實每逢華誕卽祝麥邱一遇遐齡泛陳蓬島

壁麒麟之脯。何當珍羞。侈鸞鳳之文。羌無故實。如太翁孺人者。風和日暖。景象卽是神仙子。孝孫賢名。教自有樂地。辱忝輩末。敬述平生。小子非言之諛也。長者其欣而聽夫。

佳處在音節之古

吳穀人

陳太安人九十壽序

陳太安人裴氏。標從外舅世埇公之母。於標爲從太外舅母。今年春秋九十。其前八十。從外舅率子姪舉壽觴戚友。公製綾障。而以文屬標。時在河北。距家鄉三數千里。音問疎遠。雖少受卵翼。如太安人。曾不得以葭莩之末。隨羣子姓。羅拜階下。一承色笑。顧虛文致祝。恒用慙然。茲太安人春秋益高。標又還里。於從外舅開筵介壽之日。戚屬咸會。獲在下風。何其幸也。而從外舅則又命爲文。曰。前吾母壽子不在列。得子文爲榮。今又以煩子。人與文雙至。榮不多乎哉。標不敢有辭也。太安人出名族。幼嫻禮訓。爲婦盡孝。

事夫盡敬。撫諸子女。甚勤而有法度。自妯娌至隣族。下迨
廬兒閤婢。無一人議其後。此衆人共知標前旣言之矣。舉
從外舅甚晚。卒能享從外舅之奉。從外舅又勤起家。家日
隆。事事務求所以悅太安人者。媳賢而孝。諸孫少長有禮。
此世所謂全福標。又已言之矣。五六十時。猶稍稍弱。需參
苓補益。後數十年。加健。心恬身泰。終日欣然而忘髦之旣
及。益天厚太安人。世所難得者。標無不言之矣。然則將何
言。夫不觀詩人之稱祝乎。曰何福不除矣。又曰降爾遐福。
又曰貽爾多福。曰俾爾壽而臧矣。又曰壽胥與試。又曰眉
壽無有害。至於山阜岡陵。不勝其意之重。語之複。而展轉

相襲繁豈無他詞卒莫之易者欣願之情發於不自已而
所爲致其頌禱者反覆焉義無加於此天下事至其無加
亦惟卽前言而一申之耳標所以爲太安人言者八十如
是九十亦如是更至於百歲而亦如是也從外舅曰如子
云親之福也壻之願也又須他言乎哉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洪震烜注

林太孺人七十壽序

迂江林太孺人。苦志歷數十年。人知爲節婦。其爲孝婦。未盡知也。節孝均重耳。然節完一身。孝所完數世。節全夫婦之誼。孝并夫所未全者。全之里閭。婦以節聞者。歲有孝婦不歲有。益有節而未孝者。若孝節又不待言矣。太孺人之歸李也。不十年而太翁歿。堂上有姑。祖翁姑猶存。皆八九十歲人。沉頓牀簀。昏眊數呻喚。指南爲北。食飲起動。卒莫悟其意指。所在太翁烏烏之私。未盡遽委之而去。此宜其心戀戀。雖死而目不瞑於地下。其責皆在太孺人。太孺人仍寒仍暑。夕惕若厲。其事祖翁姑。暨姑也。衣垢請澣。裳

綻請綴。飴蜜。滌髓。視所欲進之。惟謹。小大事皆咨稟。歲時之奠。不敢以哀泣。不秩聲。重傷其心。病則親料視藥。石通昔不寐。前後大喪三。無期功強近之親。侮甬臧獲之助。身自匍匐。衣衾三領。革闌三操。屋幕鼓鼎。几槌壺盥。葬時倉卒。無不具備。孤長。旣就。覺學時時述生平。辛苦咨戚涕洟。使感動奮志。立身顯揚。以不負先人。易曰。坤无成。而代有終。太翁所欲終之。未得者。有太孺人以代。一如其身。在世爲之。盡倫盡制。无成而有成。孝德之至所全大矣。宜乎其家始否而終亨。先號咷而後笑。孝筭生庭。祥烏百十止其門。不去天。固眷之。而物且感之也。令子某某旣皆爲聞人。

以母氏勞苦於今年某月誕辰率子弟稱壽戚友競爲詩歌美太孺人柏舟之節余以節不足爲太孺人難難者節而孝故爲道其所以卽以是侑觴焉

中六層如一筆書字字著實顯得孝處前後議論神不外散酬應之文具絕大本領

朱春泉

金太孺人七十壽序

自古婦人之以節行顯者。雖其大義之明。有得於父兄之教。要以至性激發出於自然。而無強。故能視苦如飴。夷險一節。非有所慕而爲之。亦非有責報冥冥之心。然而天卒無不厚其報者。歷觀史冊記載。如唐柳仲郢。宋呂榮公家。率以一婦人著賢節之行。致後嗣榮盛。簪纓累葉。不替積善餘慶。固其理也。澤庫洪氏。余戚也。大田之金。又爲洪壻。故三家以姻好數往來。余詳洪之先故微者。自其曾祖母葛。數十年苦行。用是慶鍾厥後。家日隆起。子姓衣冠。一時稱盛。而葛年逾八十。更能及身親見之。今金太孺人之節。

行不下於葛觀洪之所以盛知天之眷金氏以厚爲太孺人報正未有艾也太孺人系出於管幼端重若老成同輩好炫飾太孺人蕭然有林下風旣歸於金循循婦道脂膏滌髓務得堂上歡門庭雍睦處妯娌間未嘗有疾言遽色自所天喪孤燈半壁沉痛欲絕者累矣顧念門戶誰託遺孤藐爾卽死不足以謝責勉起持家務冬夜織作徃徃兩手爲皸裂鄉里以太孺人富家女生平不慣辛苦事勸節勞自愛而太孺人不顧也其教子尤嚴厲不聽妄出入讀稍懈呵斥隨之常謂吾望子之成器而能不加之琢乎以故兩子自少知遵母教自奮於學今長君貢太學次君復

掇巍科。文才武畧。一門兼擅。家貲且倍於舊。而太孺人之
髮。尙未皤然盡白也。太孺人以明年年七十。兩子循南陔
之義。將率家人舉觴爲壽。夫壽者。酬也有非常之節者。當
有非常之福。酬之余以知太孺人之享年。未可量而天之
旣佑其身。益福其子孫者。將使遠如唐之柳氏。宋之呂氏。
而與姻戚中洪氏彼此交相輝映也。卽余亦與有榮施已。
一起氣勢。浩汗結處。收裹完密。中間借洪氏生波尤妙。
得無中生有之法。

盧湘槎

蔡孺人七十壽序

於生廷玉母蔡孺人。今年七秩。戚友將以某月設悅之辰。製綾障爲壽書來乞爲文。忻然應之曰。是余所夙聞其賢者。近時名流爲人壽敘。率據其家所請。平日無一面之識。而其家來請。又必鋪敘平生事事。過人冀作者得揄揚其美。故文雖善。詞多不實。得之以爲榮。見者或竊笑。余先後爲人所作稿。輒棄不存。慮亦未免於此。今如生母蔡孺人之賢。則固有其實。而樂於詞矣。或謂婦人無外事。內言不出於閨。孺人誠賢。公何由知之。曰。春秋賢魯叔姬。傳者謂其行聞於列國。婉孌季女。遠猶慕之。豈况近者。此關雎幽

間燕燕淑慎。千古所以昭令聞也。孺人爲故名士陶山先生女孫。教有素矣。及笄。嬪于於巨家。田園甲鄉里。翁體乾先生性豪喜客。有鄭莊風。門往來無虛轍。孺人爲冢婦。任中饋。爲翁敬禮客。未嘗稍失意。經理周至。僕從歡過。所望事生父。琴瑟靜好。有徐淑之和。兼冀缺婦之敬。築里一心。終身無間言。臧獲化於其德。上下闐寂。從未聞叱咤聲。富室多侈飾。孺人居恒荆布。暇輒躬織紵。曰此婦職。幸家有餘積。敢遂閑十指。生父慷慨好義。如其翁。族貧者藉以舉火。孺人助成之。諸子秉父母教。皆自幼彬彬質有其文。無紈褲習。蓋孺人於女道婦道母道無不備。余修於氏譜。

主其家其賢耳。目親聞見所稱道皆得實。非據其家所講。不至爲識者笑。顧文鄙陋得之不足榮耳。久宦中州聞孺人髮尙未皤。生兄弟讀書有聲。兒媳盈庭。蘭孫秀出家。且日隆隆起。懿德昌後。積善餘慶。此必然之理。自惟其家老賓客不獲親侑。一卮藉筆墨稱祝。誠樂于其詞。又確有其實。其庶異世之諛言也夫。

前發議後層層收繳於法甚密其言并足爲陳俗下砭
沈辛齋

李母阮安人七十壽序

壽文始見明陶學士安集。迨歸震川益濫。識者譏之。余用
自戒。然特不欲於不知誰何之人。爲浮詞。若言之有實。又
誼分不容已。固樂大書而特書之。夫何敢有辭。如李母阮
安人是已。安人母族在澤庫。與余相距一鷄飛之舍。以世
講。爲兒時嘗見。論親則余室於安人。姨娣妹。余子婦乃安
人表姪女。安人猶子婦。又卽余二弟之女。且與其夫子綱
齋先生握髮交數至。長山有升堂。見妻之分於安人之德
性純懿。身爲冢婦。上奉姑。中和先後。閨門肅若朝典。少長
有禮。所謂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者。親見而

心○羨○之○非○一○日○矣○先○哲○葉○海○峰○論○邑○俗○近○古○其○先○丈○夫○衣○
不○過○土○縑○女○子○勤○蠶○織○士○人○妻○非○受○封○不○得○長○衫○束○帶○而○
後○乃○丈○夫○文○繡○婦○女○服○五○綵○金○珠○石○山○虎○魄○翠○翟○冠○嫁○娶○
貲○裝○緹○帷○充○道○邑○中○寢○以○貧○耗○無○高○貲○富○人○意○咎○世○族○縱○
佚○其○家○人○莫○爲○之○節○尤○見○女○子○之○性○難○正○如○敬○姜○冀○缺○婦○
者○世○不○恒○有○余○在○河○南○十○年○餘○歸○見○邑○四○五○大○家○俱○非○昔○
比○獨○長○山○李○氏○歸○然○存○且○有○加○於○其○舊○固○綱○齋○家○法○具○在○
亦○由○安○人○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有○合○乎○古○賢○婦○之○行○
足○垂○教○子○孫○也○范○史○法○劉○向○傳○列○女○不○名○一○節○余○繼○海○峰○
作○志○於○古○孝○行○淑○德○如○泉○溪○瞿○氏○北○山○汪○氏○隔○數○百○年○尚○

欲援前人之例表出之矧如安人之賢親得之耳目者哉
憶綱齋六十時舉室稱賀余遠不及知續詩寄之幸今旋
里而安人於新春八日七十壽辰獲在列一揚懿美具述
世好并微及兒時事博堂上歡笑津津乎其樂言之事既
實於分誼亦當然其又可辭耶若致祝有晉姜鼎孟姜敦
用蘄綽綽眉壽之成例無取乎浮詞將藉安人爲鄙集光
不致慮識者之尤余矣

質直無膚詞

戴羅山

鶴泉文鈔續選卷五

太平臧學標鶴泉著

安肅張灼柳洲

衡家樓新建河神廟碑代

嘉慶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河南衡家樓工成黃流順軌中外臣民相慶咸以工險成速

聖天子如天之福

皇帝曰噫此民之幸而

神之佑其議於堤旁建

河神廟崇祀昭靈貺也彥寶惟自古非常之功類有神靈

之助。周頌時邁。述天子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而般之詩云。
允猶翕河。又顯著山川之瑞應。四瀆之祀載於典禮。此明
謝肇淛作北河紀。特終以河靈以爲事。有非人力可倖者。
殆冥冥有以相之。方口之漫也。全河水勢直趨東北。大溜
奔騰。口門刷寬至數百丈。大名長垣一帶。首被浸。延及東
省。張秋鎮妨阻運道。而上游秦家廠相繼報險。僉謂河旣
失其道。強塞必無功。卽成非可歲月計。
皇上軫念民災。宵旰焦勞。外則博採廷議。

躬禱於

神。默自引咎。致其爲民請命之誠。而庶幾

上○蒼○之○垂○祐○卒○之○

神○之○應○也○如○響○自○八○年○十○月○六○日○興○工○萬○鍾○雲○集○天○日○和○
霽○無○寒○冰○苦○雨○之○患○民○得○施○力○間○有○沉○掃○立○時○搶○護○而○引○
河○之○放○龍○門○之○合○並○有○驟○風○自○西○南○來○鼓○盪○而○助○其○勢○或○
更○委○順○而○東○不○使○溜○之○溢○而○趨○北○工○成○計○前○後○僅○六○閱○月○
信○乎○

天○之○佑○我○

國○家○百○靈○效○順○而○非○

皇○上○虔○恭○寅○畏○致○其○昭○格○盡○人○事○而○迓○
天○庥○何○以○臻○此○先○是○青○龍○岡○之○決○

彥寶

祖○大○學○士○公○親○在○

工相度著有成勞。

彥寶

父嘗使行萬里窮河源。今

彥寶

復

承

命董塞此役。謹遵

宸訓。偕地方在事諸賢。同力一心。勤敏將事。藉手奏功。以

仰副

皇上三世委重至意。工甫竣而

彥寶

積勞致疾。

諭旨先回京調理。會今九月

廟成。

賜額廣佑。

御製滿漢碑文。勒石蓋亭。仍

命彥寶詣工致祭終始其事

帝德之孚

神應之赫幽冥默契

芑佑無窮將永慶安瀾爲萬世利賴而彥寶得展拜階下

附名麗牲之碑何其榮且幸也

德孚神應兩意互寫到底立言莊重有體而萬插雲集

一段加出力生色吳穀人

至聖像記

衍聖公府藏聖像紙本三。絹本五。紙本者一。爲燕居像。失名。一爲吳道子畫司寇像。一爲明蜀王摹道子畫。絹本者一。爲宋人摹道子畫。有明神宗書。宋高宗贊。一爲杏壇講禮像。石壁下老松盤曲。文杏雜列。先聖執如意。憑几講授。弟子在列者二十人。宋李唐畫。一爲觀欽器像。明郭翊畫。一爲行教像。從二弟子。衣褶書論語半部。一爲冕服像。皆失名。聖蹟殿五間。藏聖像及聖蹟圖諸石刻。內行教像。晉顧愷之畫。宋太祖及眞宗贊。四十七代孫傳記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謂之小影。於像最眞。聖蹟圖先係

木刻。不知何人所繪。明巡按御史何出覽。鏤之於石。萬歷間。按察使某。增爲百十二圖。如登東山。憩大通谷。登太山。與顏子望吳閭門。悉圖之。繪手旣拙。漫無考據。開卷數葉。卽紀聖人入平仲學。不存可也。

平平敘去。不著議論。只末語略一見意爲得。
柳洲

彰德府新修校士院碑記

代吳學使

國家間歲

命督學使者按郡一試士。士屆期而集。各挾所能以求知。於一日。此一日也。時甚暫而終身事業基焉。必其體寬然。其心安然而後乃從容抒其所得。於平日之學無不盡。若矮屋雜坐。肩相摩也。手相肘也。背不得伸而郝爲之折。加風雨不時或遇炎夏日光曬逼。臭汗滿額。體旣困而心爲煩。且亂。譬騏驥之阨轅下。雖有千里之材。必不得而展。試院之修。非獨觀美。所以俾士得盡。此一日也。鄴郡故有直指行署。康熙三十年。改建校士院。中大堂。次二堂。次後書。

廳東西兩文場前爲儀門大門官廳照壁鼓亭旗竿各役
供事房周垣薦之以棘規制甚備今百餘年矣漸以頽圯
遇試時一修補類以爲三歲間不過一再試試不過一日
事因陋就簡苟事塗飾事過則頽垣破瓦依然如敗院落
茂草寸長文場甚夷爲馬廐數十年來士之試於此者曾
不得一揚其眉而吐之氣而各屬捐攤修補之費固已不
貲矣太守伍公蒞鄴數年旣已風教行人知慕學以試院
士出身之地頽廢如此無以重試事尤非所以爲士卹議
重修大令吳君尚義士也力贊之謀於紳耆僉謂不可緩
貢生某等毅然以身肩其事肇工本年二月八閱月而竣

統計新增舍四十八。重建四十九。修理四十有七。向之東西二文場者。改爲四。爲號舍僅十五間者。今爲六十。設石案三百六十方。倣省中覈學之制。內外深廣。旣堅而固。凡用錢六千數百貫。安邑捐輸過半。其不敷者。吳君並先墊發。各縣以次歸款。經理支發。皆出紳士。不以任胥吏。故成之速。工完而可久。夫而後士之試者。無局趣之患。風雨炎日。不爲害。握管構思。一如其在明窗淨几。身安意得。而平日之學。無不盡也。鄴故殷圻內地。有六七王之遺教。俗厚易向善。歷代多聞人。如韓魏公。崔後渠。郭文簡。諸公皆昔時試院所出士。士當以自勉。力圖終身之業。毋狃於一日。

之○安○以○重○負○賢○太○守○賢○令○尹○作○育○之○盛○心○卽○督○學○使○者○與○
有○榮○焉○先○工○未○成○余○改○試○他○郡○今○來○規○模○燦○然○異○矣○面○西○
山○而○挹○爽○氣○知○都○士○之○逸○興○騰○涌○將○快○而○觀○之○也○郡○士○以○
碑○文○請○因○書○而○授○之○俾○勒○石○垂○久○並○以○爲○多○士○勗○

起段寫得愷切淋漓盡致非過來人不能道此

趙渭川

重濬古洛莽渠記代

洛水出上洛謹舉山委折而南伊瀍澗三水皆會而達於河周禮職方所謂豫州其川滎雒是也周時卜邑于此水泉便美號天下沃壤劉澄之永初記言城西面有陽渠周公創之蓋有聖賢之遺跡至讀國策東周欲爲田西周不下水之言又歎井法壞人至以水爲爭匠人遺制蕩然矣漢魏來言洛中水利者有張純堰洛以通漕公私交利都水使者陳協開五龍渠在洛穀之交名千金竭而洛陽東二十里鴻池陂陽渠水所注亦見李尤銘信洛之爲利溥而勤民事者無不於水利加之意也莽渠之開由郡西南

引洛而東。以溉民田。肇自唐人。明宣德成化間。累脩濬。縣志具言之。歲久湮塞。向之泉流泌泌者。積生蘆葦。或稍侵爲田廬塋墓。伏秋暴漲。水失所歸。漫溢爲害。遇亢暘。則田盡龜坼。村氓寶勺水。致爭鬪。父老欲重濬此渠。格于浮議。兼不得要領。久不決。會今夏。余以事赴洛。下車詢民疾苦。乃公以濬莽渠。請余周覽形勢。以爲洛陽天下之中原。隰高燥。伊洛二水。環繞其間。此自然之利。不待引西江之水。決東海之波也。舊渠形迹宛然。循之頗易。非若鄭國之開涇。蜀守之鑿離。畢必費歲月也。其田廬塋墓所在。市他地易之。或稍紆道避。卽於民無不利。促令濬。并以明習水利。

通判楊世福董其事。萬衆歡躍。畚鍤之具不移而集。疏闊道滯人百其勇。所穿渠身丈尺。視前加深廣。凡安閘十六。總閘一。草堰子渠。悉倣舊制。修舉不閱歲而工竣。自郡西白水村。歷四十一村。至李家寨。計長五十里。泉流一帶。湛然澄碧。左右田疇。彌望沃衍。令人想卜洛盛時。山川秀美。風雨和會。景物之饒。依然在目。洵足樂也。是役也有地之利。兼古之迹。而又因民之所欲從之。余非敢自謂能繼張陳諸賢之績。有勞於斯土。而父老言。非余來。將數百年廢墜。無由而舉。又余亦私喜洛中此行。不虛爲之記。示後俾時疏濬。毋令滋壅。且分番灌溉。蓄洩以時。守成規而杜爭。

競斯民享澤將與洛水而俱長矣。

原委形勢敘次秩然。

許周生

重修汴梁東嶽神祠記代

五嶽竝崇而東嶽之祀尤盛。嶽尊神也。東生方也。以神之尊而靈居其方以生萬物而萬物之被其生也。乃不可以方限。故神之靈無不在也。天下之祀神亦隨地而崇其報。非一處也。記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而公羊傳獨言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者。惟泰山耳。明泰山非凡山川伍。故爲諸嶽長澤萬物而及之遠也。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有封域之限。後世天下一家。則功在天下者。天下皆得報之。辟風雨之澤在人。而人之祀風雨者。豈問其自出之何方哉。東嶽有祀。宜其

徧海內矣。若汴梁之祠尤與他私祀不同。蓋自五季暨宋其地爲帝都而祠之建也。值其時則固天子所嘗祀矣。明世周王兩次修理。皆請於朝。得賜額則又有天子之命矣。以神出雲降雨爲功甚著。歷代致其崇重。故迄今祀事猶盛。居民言遇災禱之無不應。神非私於斯土。斯土蒙神之庥。殆千餘年於茲矣。承惠承

天子命作藩中州。嘗以時遇亢陽。爲百姓請命於神。嘉應立。至甘霖遍野。澤下尺生上尺。感神之靈。率吏屬陳謝。旣瞻廟宇。頗就傾頽。詢自康熙五十二年重新後。曠久未修。以爲不稱祈報。非歷代所以崇奉之意。因鳩工重建。正殿

前後一百九十九間。加葺治。稍改其名目之非正者。用以棲神。至肅也。工甫竣。承惠有贛撫之

命將促裝麗牲之碑闕焉。因念承惠不才不能有造於斯。土以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而神之靈久依於此。則願神之長以和風甘雨爲斯民福。尤願斯土之人知承惠所以重新斯廟。凡爲民而非佞神敬修祀事。以爲神報神益且降之福。而於承惠之心亦慰嗚呼神位東方而功著中土神之靈無不在也。承惠雖去中土而心則何必不在此哉

河南中岳所在會城。獨崇東岳發出。所以然之理確當。如是。非但善幹旋也。後幅以雖去不忘斯民之意。卽融

入修祠中意匠特出警動非常

諸搦堂先生

重修河南按察司經歷衙署記

代

河南按察司經歷。國初無官署。以裁革藩司。照磨廳爲之。今署則故藩司理問衙舍也。彼此距本司遠不便。康熙時前任徐君。因詳請照磨舊署。歸藩司理問。以理問署爲臬司經歷署。旣允行。而房舍凋敝。上雨旁風。不可以居。自出資修之。向無署者。有署向離本司遠不便者。今便矣。雍正間王君來。又就署內增客房書室。災於乾隆己未之水。并前署蕩然。至轉僦民舍以棲。請帑三百金。益以己資。重繕完之。蓋王君任此久。其經理之勞。更不餘力。顧不十數年。署又圯。頽垣敗址。草萊厥路。官依然止。民舍設無如徐。

王二君者起而繼之名有署如無署爲不便孰甚焉經歷
司古幕職秩至卑在臬司則爲首領官體統所係旣不得
與齊民雜處兼刑名所匯一切須兩竿邀遮考覈其實尺
籍防有損失其關係又至重且他官能速遷此職恒久任
非可以獄市爲寄余始至卽慨思興復商之同事云帑不
得復請勉自措項并節日用費經年粗有緒遂於嘉慶十
年八月起工凡七閱月竣事堂室廊廡仍舊址蓋造一新
無雕刻之工丹黝之飾已費及千金徐王之績庶幾以復
而後來者安享其成也若其堂名景于則前人以于公治
獄自勵後人當同此心余不敢易

中間一段寫得極關係此尊題之法

莫澁山

林縣三井橋記

余數以公事至林慮南鄉。主三井村之郭姓主人貢生某。邑詩禮家也。環村前後桑麻陰翳。廬舍相望。有橋穹然而起。高三丈餘。長二十餘丈。闊亦幾三丈。瑩以文石。遠視如虹。跨水瀲灩。鳴其下。計費億萬。築需數年。甚難其工之鉅。而能成。訊貢生水。何名曰沾水。以出山右浙水村。又名浙水。南小山。何名曰神山。其前有嶺。則龍堤也。橋何名曰望仙。以比於蜀之昇仙。美厥稱也。訊建橋之始末。曰此地爲自北而南之孔道。夏秋淫潦。輒阻行人。康熙間里人募建。濟往來。乾隆間兩爲水齧。旋脩旋圯。今嘉慶三年又重脩。

問脩之何人曰某世家此先人董此役者屢矣茲工之興又某兄名某者首倡輸兼告助遠近倚北阜岡爲柱基銅以西山之石工視昔有加難亦視昔而倍願公文記之余嘗讀衛詩有云在彼淇梁又云在彼淇厲解者據水經注云段國沙洲記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厲卽梁之屬匏葉章云深則厲說文作砮履石渡水也據此砮厲古今字亦橋也沾水出壺關東入淇亦見說文蓋與淇異源而同流古人慮行道之阻凡有水處必爲橋以濟今淇流所經故跡盡湮見邑志者獨斷金橋一記感今思昔此橋當與淇泉而永存矣若郭君者其功抑不可以沒已

前逐層訪古之詳中一重考古之確後幅則懷古之情
深矣

朱春泉

春及園記

距曲阜城東八里許。地曰漢下。有亭池花木可遊覽者。爲
漢谷孔先生之園。曰春及者。環側皆田。先生假陶淵明歸
去來詞語以自托也。先生官戶部時。時宰綜部務。與有連。
顧自遠跡。不一至門。忤其意。遂歸杜門著述。口不道世事。
每謂生無媚骨。不能作熱鬧場中人。爲田舍翁。致足樂耳。
頃之得元故紳地。加修葺。益有以遂林下志。數駕定張車。
出遊。或草帽棕鞋。欵步舒傲於松陰泉石間。遇佳賓客。張
飲花下。就地置筆硯賦詩。否卽與一二野老話桑麻。娓娓
欣聽。忘其身。曾作朝貴人。昔太山王質作紹陶錄。盛稱吾

鄉尚書郎鹿何盛年乞休其風不可及今先生以聖裔登
甲科年不過四十駸駸向用一旦飄然遠引自托農家者
流非其志不奪於權勢而蕭然之胸復有以自樂如古人
其何能如是耶余之重先生亦如王之重鹿乃若亭池花
木園中諸勝先生有詩有記凡與遊於斯者皆能道之
有蕭然世外之致

汪家禧識

重新夢草亭記

代

夢草亭在永嘉舊郡治後。卽古西堂。宋謝公康樂守郡時。夢得句處。高賓有夢草堂記。蓋先爲堂。後亭其上。今堂與亭竝廢在荒草中矣。觀察韓公見而慨然。商於余。率同官出二百鎰。重新之。世以謝公詩人。嗜遊山水。余覽其集。得當日守永嘉事。如命學士講書。則文黨之化蜀也。白石巖下。徑行田。則西門豹之富鄴也。種桑。則召杜之治南陽也。北亭與吏民別。眷眷有慈父之意。古之循吏。無以過。怪乃略其治行大者。專取小節。曰。工詩曰喜遊。又公至性過人。觀述祖德。別從弟惠連。知其能推一本之親。篤同氣之愛。

如西堂之夢。蓋亦係懷手足。積誠所至。徒以素行不羈。取罪當世。史冊并沒其善。而奇其詩者。則又若夢中所得。亦足以千古。此等句。夫人能爲。就以爲奇。不過感觸時物流連光景。如昔人論三百篇。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數語最佳之類。何加於公。必俟夢而得之哉。余守永嘉。於治無一能似公。性懶無山水之好。詩尤平日不暇習。更無所曉。獨孔懷之念。在原之歎。刻刻不忘。曩時兄弟五人。今惟三存。而一在齊之東。一在粵之南。道途遼遠。各已白首。會面無期。每夕形之於夢。天下同此情耳。何古今人之殊耶。就公有造於歐人而論。斯亭卽甘棠之舍。遺愛所存。不可使湮。

其迹。此觀察議欲修之之意。乃余則有感於公手足之愛。因益以重公。雖私情亦公論也。若高所記則但爲詩人佳話。名賢遊處遺迹而已。君子謂所重不在此。觀察嘉余之意。又以余論爲是。命書而刻之石。

當日吏治及篤於倫紀得此拈出。乃知古賢好處被後人掩沒甚多。後半忽合到自身文境。益奇文情兼至。徒作翻案文字看。猶俗眼耳。

林澹園

西湖周文恭公祠記

杭州西湖閒地菴有故尚書謚文恭四川海山周公祠蓋公爲督學時有造於浙士浙士懷其德歲祀於此嘉慶癸酉三月舉行會公之孫廷振就姻在杭與俱來旣展敬行禮相於集五柳居敘世好備得公後人昌熾狀并叩公何時誕辰廷振言吾祖有兩生日衆駭問故曰祖在今百歲人矣生康熙甲午十一月其日則二十七也乾隆丙子祖以右春坊右中允假一品服受

命副翰林侍講全公爲冊封琉球使六月二日分艦自閩五虎門開洋乙針行十餘日甚利旣至姑米連日雷雨東

北狂飈陡作。旋索盡斷。波浪洶湧。舟欲沒者再。祖自度無
生望。惟身抱。

勅書俟俱沈。俄神光飛墜桅際。又海面見如炬者浮來。舟
人大喜。呼天后來救矣。須臾舟漸趨向岨。閣礁石得不漂
溺。底穿水汨汨入。解附舟小杉板。乘之免。自是天日開霽。
海光如鏡。換舟順風。不十日抵彼國之那潮港。封事畢。復
命。

純皇帝問。爾在洋聞受驚恐。祖頓首奏。臣在某處遇險。賴
國家威靈。

皇上如天之福。得神救。又

問幾時。奏六月二十四日。

曰。此日爾再生也。祖感。

先皇帝殷殷慰問。不啻家人父子。謂生我者。父母。再生我者。

皇上每逢是日。具牲酒醑。天后又必北面叩首謝。

先皇帝天恩。謂之再生日子。孫歲行之以爲法。故曰。有兩。

生日也。噫。自古偉人類。天生以輔國家。故詩言崧高岳降。

然多不傳其生日。至於既有生日。復有再生日。經。

天語。所以獎慰者。甚厚。書之國史。尤千古僅事。計祠在杭。

距公家八九千里。而於祀公日。公孫適來。因得聞公之有。

兩生日於西湖又增一佳話也凡春秋兩祀公無定日嗣
後請以六月二十四日夏祭代春祭又改秋祭之期於十
一月二十七日其於公也宜可不煩更諏吉同事者以爲
然而俾學標爲之記

生日是賓祀是主看他後幅歸併到祀上遂覺無賓之
非主敘法極高潔湯春帆

黃巖重修邑祖廟碑記

內兄王君濯齋以黃巖修邑祖廟記來請。具述是廟前後興替。今重新之故。且盛稱前明時廟樹雨穀事。以爲廟之神甚靈。有功於民。稱邑祖者。邑建於唐天授時。廟雖止石龕。已爲人尸祝。邑祠莫先之者。故曰祖也。始祀不知何神。宋紹聖初。祈雨有驗。勅封昭應侯。改龕爲廟。政和六年。復賜額。所祀則周太伯。元末方氏亂。諸祠盡燬。獨此廟存。其雨穀則明宣德七年旱飢。廟前樹忽下穀。隨拾隨下。連數日。民賴以濟。後枯。里人截取樹。剗刻爲香爐。置神案前。水旱疾疫。爇香爐中。誠禱無不應者。余稽古史。皇作書。曾雨

粟夏禹播殖時雨稻燕丹畱秦天亦雨粟穀之雨則述異
記載漢宣時江淮飢連雨三日秦魏地多至二千頃他書
言建武時陳畱雨穀蔽地而前此封荼對趙簡子已有翟
雨穀三日之語京房云天雨穀歲大熟王充則以論說家
謂之凶然大抵言天雨無雨於樹者且雨或值世宴與否
當別有故此樹之雨適當旱飢能濟民之急其時他樹又
皆無之而樹此廟之樹濟者此方之民樹之神莫非廟之
神而爲民福也乾隆間黃邑侯劉世寧親謁廟視爐大可
二圍特爲文祭之歲久廟圯嘉慶元年黃人謀重建兼祀
阮嗣宗王摩詰諸賢依前合附廟居人析爲六堡堡一輪

祭祭必陳設甚盛重其爲邑廟祖也十四年十月初一日
西城外橋下浮起石香爐一鐫邑祖廟字別無款識年月
蓋卽是廟爐不知何時淪沒如周鼎重出泗水又廟在城
東爐出乃在西門外相距三數里石質至重水能載之起
謂非神之靈乎因此爐之出益以彰前此穀樹之爐之奇
神又豈無意乎新修廟增屋若干費若干王君與李孝廉
迎泰等主之而君來屬爲記爲詳始末俾知廟在黃最古
其靈尤著當世虔祀勿懈民與有福焉

廟樹雨穀寫得異樣神采又恰有石香爐浮出事益爲
文字推波助瀾

魏春松

林氏小宗祠記

余友聖瑞林君書來求爲小宗祠記。詳述其先出閩之莆田。唐孝子某五世孫某爲右僕射。避朱溫亂。棄官家溫之平陽。子某出刺林州。林州之後。遷黃岩之梅關。別遷股竹。居股竹者。後又遷南石塘。遷滄水。滄水居五世。遷泉溪。遷滄水者。曰受峻公。推本父敬庵公爲林氏。大宗遷泉溪者。曰崇創公。自爲祖。爲林氏小宗。上下千餘年。傳世數十地。亦累徙。原原本本。較若眉列。昔歐陽文忠作族譜云。渤海之後。獨見於今。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蘇文公亦云。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再不可紀。今余友獨能

追溯了了。無歐蘇二公之憾。豈非家世多賢。又人能念祖。故至久而不失其次也。林氏大宗祠在滄水者。合族建其小宗祠。則余友承其父蒼亭公遺意。與弟姪輩新市地。小泉村爲之前後三所。計屋十數楹。甚完而固。以奉祖先。至肅也。凡市田若干畝。歲時供具備焉。祠之旁作書塾。額以棣華。令子弟肄業。其中宗祠以明孝。棣華以明弟。余友於是乎知教本矣。余友弟兄四人。並信實篤行。見稱於時。今其二兄謝世。獨余友與其季金佩君。蔚然負鄉里之望。其子弟無少長。彬彬儒雅。出入有矩度。先是邑中鄉科累百年不一售。今年由選拔生魁南榜者。卽金佩君之長嗣咸。

謂其家孝友之報。然則余於余友宗祠之舉。以爲得崇先
裕後之大。而知教本者。固通邑公言。而非私美也已。
敘法簡勁。眉目了然。文體可當一潔字。
梁山舟先生

遊雁宕記

遊雁宕以乙未冬。同輩有事青嶼。天日晴霽。遙岑寸碧。迴
出雲端。云是雁山。遂躡雙屐。出湖霧。十餘里。見老僧巖於
道。若迎候者。將抵大京。先游石門潭。兩崖對峙。水自峽匯
爲深溪。陰陰澄綠。淨不可唾。雖屈嚴節。林木蒼然。有小鳥
啁啁飛繞。炊煙一縷出深竹間。問知爲南閣。明章恭毅公
綸故居也。自大京盤曲行。登謝公嶺。疊嶂重重。望姚鼻。猶
在半天。回視吾鄉。王城獅山。已貼貼伏地。若門限過十八
盤。入雁山深處。觀天柱。剪刀峯。瀑布一綫。天諸景竝異。像
天設。尤以靈峯洞。龍鼻水爲最。龍身蜿蜒。自山後來。下垂

洞中鼻作兩孔。一孔泉出。石盤承之。終年不斷。亦不溢。兩
旁土山黃色。獨龍身石純青。鱗甲翕張。欲活造物之奇。莫
可思議。是夕宿能仁寺。鐘動時。風起。萬木吟吼。寒結十指
俱裂。同輩痒凜。不能畱。約異日再遊。硯冰字難寫。僅用東
坡句。題一綫天壁間云。白雲穿破碧玲瓏。更積微陽一綫
功。不信天形真箇樣。故應眼力自先窮。自後飢驅遠出宿。
願竟至今未償云。

敘次妙於高簡。入庸手必處處鋪張矣。
汪選樓

始入天台山記

來往出天台。輒見赤城萬仞。高矗雲端。雉堞層層。長年霞
輝四映。宜遠觀近。唯巖石峻嶒。火色異耳。高明寺林木蔚
蒼。水聲潺潺。所謂幽溪也。多羅漢果甚肖形。洵爲佛產。寺
僧出示貝葉。并舍利。年久葉猶青。舍利如小兒拳。圓潤微
殷。色不知爲肉。舍利骨。舍利云斧之。不碎。蛇盤十餘里。上
曇花亭。觀石梁。兩山夾峙。一石橫亘。計長數丈。闊二尺許。
下臨不測淵。目眩股戰。無敢前者。向疑石梁半天。虹跨實。
則從山脊來。梁出其下。如臥龜然。對面有小銅殿。明鄭妃
所施。僧每早過點燭。不爲意。瀑布間較雁山爲大。未知於

匡廬康王谷如何。晚宿國清。宛然太白詩。十里行松聲。寺額已非柳公權蹟。明登華頂。循徑上。初不見高。俯瞰下方。雲霧隱隱。遠海風帆。霏微露影。悟身在空際矣。有茅篷數百。浮屠居其中。無田產。歲有蘇揚人爲檀施。濱海山高處。皆可觀日出。華頂加寒冽。雲端聞雞聲。出寺中。非桃都山。天雞也。下山尋桃源洞。久塞。攬瓊臺雙闕之勝。別徑出桐柏。爲黃流修真處。中有清臞若仙者。亦稍通文墨。觀三體石柱書。癡牴不可復辨。從此接金庭新昌界矣。山行無導師。隨肩輿所引。勝境有未至者。其已至皆有詩。

就一時所到記之。著語不多。名勝已見。

許青士

海行記

瀕海人畏風濤。或終身不至海。此爲虎而惡食人肉。失其所以爲虎矣。余欲往。未有名。間歲有事東甌。聞自江下兩潮可到。慨然作海上遊。始出見青嶼洞黃諸山。綠翠如芙蓉。歷歷在目。一炊飯頃。抵楚門。明代防倭處。故隸本邑。今析入玉環者也。再過有山一帶如龍蛇橫臥水際。卽玉環山。在古稱木榴嶼。然皆夾山行。洋面不甚寬。稍出至岐頭。澄波一望。無復山影。莽莽蕩蕩。若世界俱浮內洋。如此設出大洋。江神河伯兩醺雞矣。風順坐看五兩拂拂。瞬息百餘里。過磐石入溫州裏港。絕不覺險峻。事歸或勸改道出

大京爲穩笑曰。舟行一帆風抵家耳。何故崎嶇陟峻嶺。聽
興人唱姚舉遙到天耶。下步一晝夜。望見玉環。忽轉北風。
船上復落逆風。敲戢每船一側半落海中。左右不定。船中
人從而左右如轉軸。轂盡作歐吐面土色。視操觥者貌如
常。心略安。訖不能行。乃擇可泊處。下木椳。深夜望海波深
處。火光如亂螢。睡中蕩汨有聲。船似移行。明仍在故處。先
下船時。備五日糧。至是盡出。與衆同食。旣盡。所攜乳柑亦
出。連皮啗之。慮風不止。作海中葶矣。突見西南片雲。長年
能占色曰。風轉矣。鼓柁行。不半日達江下。向遊鑑湖。過洪
澤。自詫奇觀。今視之。直衣帶水。然尚未見魚龍出沒。萬怪

惶惑未敢謂觀止也

非親歷不能工於寫狀如此

王澄國

賑卹私記

嘉慶三年七月。余與仲弟在涉縣。吾鄉甚雨。海驟溢。漂沒無算。水退。人家猶半扉。炊煙爲斷。鄰戚某某來余家。與季弟商出錢米薪炭。市蘆蓆數百具。往接濟收殮。咸惜余不在家。不然。事較易集。仲妻陳出曰。伯藏穀二百石可用也。衆難之。仲妻曰。伯慷慨。令見將獨爲之。先用。後告知叔輩。急於義。必不以此見罪。而責償於叔輩。有言我請任之。衆遂發余穀之半用之。仲妻書白仲。并謝不先白。仲以視余。余忻然語仲。此大好事。爾婦知吾爲人有膽氣。方爲爾婦獎何謝。爲具書報曰。嗣後事當爲類此者。雖吾與爾夫在。

外第爲之不須告也。人以是賢仲妻。因憶丙戌冬。自都還抵嵯縣。遇泉井潘客言。家鄉歲歉。君所居村賴尊人出穀千餘石全活。私念祖父累世好義厚鄉里。出穀事有之。願中人產安所得多穀如潘言。漫應之。將至家三里許。小憩尼菴。尼識余。出問訊。告曰。封公大好人。活多少命。具述出穀濟荒事。與潘言同。余在疑信間。馳歸見先君。卽以所聞啟。先君笑曰。傳之誤也。抑有因。始里中閉糴。人皇皇。余首出穀減價糶貧者。賒貸俾歲熟償還。明知無償亦予。存穀有限。所及止左近百十家。繼大戶迫公議。倣爲之。穀遂多。所濟以衆。以余首倡美歸。余實則已出者十不三四耳。

計費小而收名遠人亦何憚而不爲善哉并追記示子孫
入情入理隨常寫去而好處自見

蔣雲川

記龍見

辛巳之夏。祝融煽虐。熯大地爲甌。斂赫炎薰。燄雨師逃匿。九泉焦涸。百里之禾。皆灼爛枯滅。不足以充乎其燎。撲之無簞。滿野嗟歎。相與築土龍祈之。不應。日有雲碧潭潭。從東來。漸銜日腳。繼而紛拏膠轕。四面如一。平截其趾。有物垂垂。自空下。鄉人譁曰。龍也。方與客坐。出觀之。渾不見頭角。計一半在雲中。一半垂空際。長數十丈。許圍減十之六。露影界天。孤凝不動。注望久之。似有鱗甲翕張。水氣吸吸。從下而上。形狀蜿蜒。或高或低。愈遠而微。俄大雨傾注。如天河倒落。不可計升斗。冷風解熱。清如冰沃。起視禾隴。回

枯○轉○碧○而○勃○勃○乎○生○機○之○不○可○遏○皆○懽○忻○忭○舞○拜○龍○之○賜○
客○曰○龍○靈○物○也○龍○德○而○隱○者○也○靈○且○隱○不○爲○人○見○茲○其○非○
龍○與○曰○龍○之○爲○物○潛○躍○飛○見○無○不○可○者○也○方○其○潛○人○不○之○
見○也○或○躍○在○淵○有○見○之○者○矣○其○見○于○田○則○見○之○者○又○多○矣○
若○其○飛○而○在○天○則○天○下○之○人○無○不○見○方○且○揭○風○雲○鼓○飛○濤○
大○沛○其○膏○以○澤○乎○海○宇○而○使○祝○融○之○縮○頸○掃○迹○喊○呀○而○無○
所○是○非○其○神○之○靈○又○烏○能○如○是○哉○因○喜○而○退○爲○之○記○

古氣鬱勃其色蒼然

孫熙元注

記銅弩機

嘉慶十年三月。邑西紫蓮山普濟寺側。近有樵者腰斧入林。忽後現赤氣一道。回視則無。頃復焰騰起。疑有藏物。趨歸家。邀弟同掘取。甫尺許。得一物。銅質。古色純綠。餘無所有。視物不識。以示人。互相猜摸。葉生成倫。方聞士也。往觀曰。此銅弩機也。漢有金錯弩機。銀錯弩機。形狀載博古考古二圖。與此類。圖所載有銘刻。或無。惟金銀貴者之飾。此機無金銀飾。意止軍中所用。然不以鐵。以石。以竹。而用銅。則亦非尋常山望子也。準望法在宋宣和間。已云失傳。此機之來。不能確指爲漢。要去漢不遠。爲千百年以上物。今

年余修邑志。葉生袖以示余。喜一見古弩制。且嘉生之博機。約長六寸餘。闊一寸。狹其前有首。有背。有眼。有豎翅。有舌。腸腹皆具。足一平。長爲背。左右鑿孔二道。左狹長二寸。許。右短不及寸。兩邊下垂。眼舌與翅連爲一。腹左右腸中分。左柄上出。卽爲翅。左右並出。卽爲眼。腸中略凹。垂前。又卽爲舌。方腹一條。曲包其下。而岐寸許。內掩其舌。一腳自下上穿。繫柱腹首。作小槽數行。似箭路。腹前及翅腳並有孔。前後兩圓柱橫貫之。掩舌處一動。則腹張。腳後開。豎翅仆。前腸眼舌俱動。而箭躍出。製略可曉。而安箭激射與準候之法未諳。疑別當有物繫連。此其機頭耳。漢時此地爲

荒服人跡稀至。何以有此。顧距山十餘里有古城。世傳徐
偃王城。或曰越王失國。保此荒煙叢蒨之中。當時何必無
人。而以備兵。以防獸。蓋嘗用此久而淪於土中。理固有之。
然一銅物耳。於今復無用。入土千百年而精光上見。如豐
城之劍。不欲終埋。獄下其出。又值修志時。豈欲余筆爲邑
故。與鐵券銅鼓之類同垂千古乎。顧非葉生。余亦無從見。
生又言寺南山頂上有廢礮一截。鐵已頑銹。至今存與弩
機出處共一山。故老言昔嘗屯兵其間。晉辛景破孫恩。海
上時山谷徧設砮置伏。此機或卽其軍所遺事。雖無徵。亦
見論世之識云。

如讀三國志注馬先生事

許周生

記客言

客有來天台者。言其鄉齊巨山。息園少宗伯從兄。幼同學。而不相能。其人長身柴立。目光睒睒。資地與宗伯相埒。性怪詭。爲逆犯呂畱良訟冤。狂生不足誅。錮刑部獄數年。純皇帝登極。恩赦出。入湖北均州爲道士。與宗伯久不聞問。子某跡至武當山。強迎之歸。年逾六十。乖僻如舊。自作詩文。署地輿字。隱以配呂之天蓋樓。宗伯心危之。戒不聽。也會熊中丞至台。巨山突出獻書。有狂悖語。劾奏。詞連宗伯。逮訊。宗伯落職。巨山置極典。先數月有魚白日從空下。齊氏宗祠。咸謂其族有人。應龍門兆。一卜者云。鵠退風也。

魚墜雨也。今白日下魚爲無因水產而陸居失其所矣。且其爲字上刀下火中爲田主有刀火及籍沒田產之事。齊氏其有憂乎。未幾而巨山砒宗伯產入官被籍時宗伯眷屬之所親潘姓里惡少以潘父任京職名隆甲者見官四川雅州家富乘機縱火肆搶於是卜者言盡驗墜魚其先兆矣。巨山卽周華。

宛然盲左口吻 汪選樓

記郎氏三異

同官郎炳齋

錦驪

爲余言。家有三異。一其大父雲會先生。

四川巴縣任畜一馬。聞民舍火。騎往救。馬方馳間。見小兒驚走。仆地。忽住。連兒衣口銜離地尺許。置他處。仍疾馳去。一其大母馮淑人有所愛貓。一白一黎。各產子窩中。白出爲人繫。數日不歸。黎憫其子銜乳之白歸。視其子肥澤。與黎子等。心德黎亦銜其子乳之由。是每出互相乳。兩子忘其孰爲母也。一其尊人竹舫先生。乾隆癸卯歲遣張奴責逋他郡。歸至太原三皇村。置橐店中。夜倦臥。所乘衛忽逸。亂蹄其門。怪其不安槽。起取鞭。則見臥室亮入壁後。爲偷

見挖去土。非衛驚之橐中物。不知所往矣。是三物一憫人
之危。一能相愛。代子其子。一護主人物。孰謂其蠢然無知
哉。然非徒物有知。亦郎氏先世之德有以化之。其異也可
記已。

筆墨全似柳州 余秋室